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鵲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  
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挽扶着黛玉到屋  
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鵲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  
鵲道你們守着哭什麼紫鵲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  
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着不大好唬的我們沒  
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裡就能斃死耶這一句話沒  
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昨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  
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感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

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鵲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鵲雪雁只得守着想安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處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問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到了這是什麼人走了了呢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

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了頭遞了痰盒  
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  
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  
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微微  
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于是  
大家畧避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診了脈說道尙不妨事這是  
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  
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  
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  
我咒他只怕難好他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冲一冲或者好了

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借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鵲一冊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思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的因問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同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却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借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

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愚

着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張心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瞧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邊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寶妹妹在那裡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借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借們娘兒們就過去說着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裡間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

寶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却大笑起來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是我見我不見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想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橙虎兒那饑荒纜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

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  
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  
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  
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  
慰他僭們走罷說着王夫人也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  
惦記着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  
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  
賢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爲瞧姑媽一  
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聽了點點  
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來了當晚薛姨媽故然



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兒的不過暑瘦些怎麼你們說得狠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麼林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冲冲喜借大姊妹的金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愿意只慮着寶釵委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人便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没人不如把粧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蠅兒一面這裡

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羞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去圓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叙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造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

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狠好的趕着辦又省了好些銀子叫媽媽不用等我該怎麼着就怎麼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裡安放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賬人親戚

呢就是賈三兩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僧們僧們也不用通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前蝦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趕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選

目并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裡送到園裡  
 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借們的人送借們的人收何苦來呢賈  
 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  
 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應說  
 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  
 各色綉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  
 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  
 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  
 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被褥  
 還是借們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

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門  
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遠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  
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眾人答應著送禮而去寶玉認  
以爲真心裡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  
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  
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  
紫鵑等在旁苦勸說道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  
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  
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  
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

吐出好些血來紫鵲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著流淚天天三四轉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說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著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將開眼只有紫鵲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著向紫鵲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几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裡氣又接不上來紫鵲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

紫絹妹妹我躺著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著坐坐纔好紫鵲道  
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擻着了黛玉噙了閉上眼不  
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鵲没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  
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邊黛玉那裡坐得住下身自覺疼  
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  
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  
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  
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  
嗽了吐在盆內紫鵲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  
著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鵲道姑娘歪歪兒罷



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鵲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簾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睜了摺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鵲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鵲勸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詩扎掙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鵲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却也不取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黛玉點點頭兒掖在袖裡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鵲打諝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冬蓋一件罷那炭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

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鵲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擡紫鵲唬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著了紫鵲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擡下了紫鵲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早拾起擡在火上此時紫鵲却殼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擡不知何物赶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殼少待早已烘烘

的著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裡抓起來擲在地下亂晒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著放倒心裡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己同著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着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裡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咤異遂到寶玉屋裡

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裡的丫頭也說不知紫鵲已知入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越想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裡面却又寂靜的狠紫鵲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鵲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在這裡做

什麼紫鵲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看熱鬧兒誰知不  
在這裡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  
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  
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  
說着又問姐姐有什麼事麼紫鵲道沒什麼事你去罷墨雨仍  
舊飛跑去了紫鵲自己發了一回獸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  
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  
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  
拿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  
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

見紫鵲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鵲姐姐來了嗎紫鵲知道不  
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嚷趕忙進去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  
兩顴紅赤紫鵲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媽干奶奶來一看也  
便大哭起來這紫鵲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胆兒誰知  
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鵲弄得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  
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鵲想起  
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  
向係李統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統正在那裡給賈蘭收  
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好  
不了那裡都哭呢李統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

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鬻髻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北印卿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歎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裡面却又寂然無聲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粧裏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裡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鵲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鵲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

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李統看了紫鵲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統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尙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統回身見紫鵲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統連忙出來只見紫鵲在外間空床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李統連忙喚他那紫鵲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統道傻丫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裳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



孩兒家何還叫他失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紫鵲聽了這句  
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統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  
一面拍着紫鵲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  
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着外邊一個  
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統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  
來看見這樣只是跌磕磕的發怔李統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  
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  
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  
李統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平兒往裡走一  
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裡李統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

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  
來回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貼着李統道還  
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  
邊用紫鵲姑娘使喚使喚呢李統還未答言只見紫鵲道林奶  
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裡用怎麼說  
到這裡却也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  
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統在旁  
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  
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鵲我看他兩個一時  
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鵲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

統這衙一說却也沒的說又見紫鵲哭得淚人一般只好揪着他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鵲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却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况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統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統耳邊說了幾句李統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先去回丁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

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統道是了你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耽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耽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几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况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統說了几句話李統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着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

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回明了自去辦事却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露出因又想到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寶玉一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粧出傻子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看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麼一面想着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憤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為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

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已不得卽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裡來，爲什麼這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回來，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偕們南道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太轎從大

叫進來承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  
致儂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人蒙着蓋頭喜娘披着紅扶  
着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看見雪雁猶  
想因何紫鵲不來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  
裡帶來的紫鵲仍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  
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儂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  
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  
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冲  
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了倒也喜  
歡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

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蓋着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搨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思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搨了喜娘接蓋去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艷服豐肩慳體鬢低髻就矚眼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邊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爲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



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床上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寶釵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坐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瞧瞧見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不出語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奶衆人也都回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

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麼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  
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  
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慣的病加  
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  
聲只要找林妹妹去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  
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  
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鴉雀無聞停  
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畧畧放心只好坐以待  
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  
賈政在外未知內裡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

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  
行賈母見寶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  
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願養兒子一到任  
所卽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  
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  
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  
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冲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  
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卽刻去  
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頭就  
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真念書比送我

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着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畷歛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麼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寔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嬌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卽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卷訓，勸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

憤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揮連飯也沒吃更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診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關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爲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真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裡過去應了

四九的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偕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卽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撥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裡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裡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來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脚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著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診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症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

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寶玉片時  
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  
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  
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他爲什麼霸佔住在這  
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妹妹哭得怎麼樣  
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又道我瞧瞧  
他去說着娶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  
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同明老太太橫豎林妹  
妹也是哭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  
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趕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



抬在那裡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噎氣噎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不得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

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忘故了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咤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来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聞有一故人已死遂尋訪至

此不覺迷途那八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  
 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  
 聚而成形散而為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尙無可尋訪何  
 况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  
 也又如何有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  
 就無皆為世俗溺于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怨遇  
 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尙氣逞凶  
 無故自隕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  
 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  
 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卽以自行夭折之罪

因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  
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  
心窩嚇的卽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  
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  
哭泣叫着自已仍舊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  
綉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場大夢渾身冷汗覺  
得心內清爽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而已寶  
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  
難治自已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  
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

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  
卽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那大夫進來診了脈便道  
奇怪這回脈氣沉靜神安鬱散明日連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  
了說著出去衆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  
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  
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豎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  
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  
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  
姑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天老太太恐你不  
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却常勸解寶玉

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生氣又不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何定自巳也解了好些寶釵看來不妨大事于是自巳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寶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既爲夫婦豈在一時之語安慰他那寶玉心裡雖不順遂無奈日裡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寶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却說寶玉

成家的小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却心頭口中一絲微  
氣不斷把個李紈和紫鵲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間黛玉却又  
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  
只有紫鵲和李紈在傍紫鵲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  
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着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裡似  
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却  
料著還有一半耐頭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  
裡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鵲和奶媽並幾個小了頭在那裡  
便一手攥了紫鵲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伏  
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偕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著又喘了

一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鵲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裡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友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裡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却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狠了。」紫鵲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鵲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鵲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着，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



到如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鵲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着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香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紫鵲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并没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却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看

等明早去同鳳姐鳳姐因見賈母王人夫等忙亂賈政起身又爲寶玉憎慣更甚正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冤信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場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條便說很好只是剛纔你們爲什麼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剛纔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麼着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是好累墜若是今日不圓使不得若圓了恐怕老太太攔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機行事得圓再圓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鳳姐到了寶玉那裡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

王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唬了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說著便要到園裡去哭他一場又惦記著寶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只爲有個親疎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来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倘寶玉有些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着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壽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僭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

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賈母聽到這裡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着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寶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着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着，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着心裡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

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没人留  
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賈母聽着說使得只管放心  
罷襲人可扶寶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尙  
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  
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着坐了纔問道聽  
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泫然淚止不  
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  
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婦了我纔告訴  
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  
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爲着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裡自

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  
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  
個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四九纔想出弄個法子來如今  
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寶玉雖然病  
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賈  
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  
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  
好得快些寶玉聽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  
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  
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亂氣絕鳳姐等再三勸住

王夫人也哭了一場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裡間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才到這裡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臨死志不更加傷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鵲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鵲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裡已叫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裡不敢洒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怎麼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

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  
裡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  
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  
放心慌着寶玉却也掙扎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  
加心痛難禁也使開去派了彩雲帮着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  
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  
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使飲泣收心歇  
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  
病倒覺去了幾分子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来賈母幸不成  
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



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的功服正母圓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狠好何必問我寶玉頭雖生的粗笨心裡却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情性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愿二則僭們吃

盃喜酒也不柱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  
喜歡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偕們親上做  
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寶了  
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了頭也不是  
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壽說  
着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又想  
着什麼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  
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  
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  
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

依只見那鳳姐未從張口先用兩隻手比着笑灣了腰了未知  
他說出些什麼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閻邱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兒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不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道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偈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一個這麼扭過去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惱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我看見好幾個人笑我

只到是誰，四着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爲什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却扭着頭，只管躲寶兄弟，却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寶母親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這是寶了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没見他，連二哥和你鳳姐兒笑。

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惱個笑兒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怕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賈

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  
你去叫外頭挑個狠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  
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却說寶玉  
雖然病好復元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  
眼前常見的尙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  
己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  
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是舊毛病忘了纔好爲什  
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聽了並不  
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  
暑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恣心伏侍別的了頭

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雖黛玉之樞已寄放城外巷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爲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回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爲着寶玉已經娶親過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邢



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卽同着李嬪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卽回到李統那裡畧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祇有李統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統等抑進來爲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卽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州縣糶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爭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干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政糶米勒索卿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身親

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論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叅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政道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處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裡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獸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心裡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冤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

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  
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  
裡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  
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  
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  
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  
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不  
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  
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過你們  
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

症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我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爲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

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謔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賤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裡還過得就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發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著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著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著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渾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上到這裡借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

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著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暖閣站班喝道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合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却是攙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餛飩不動賈政生氣打了

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裡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几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爲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狼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的美似賈政道胡說我這

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問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爲什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道百姓



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難留切蹙那些鄉民心裡願意花幾個錢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殼上和下睡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睡叫我與他們貓鼠同眠嗎李十兒曰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

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著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著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著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買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匪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几位老爺嗎這几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几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陸的陸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就好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

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兒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碍不着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著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儀鉤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尙無隳越一日賈政無事在

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宮封上開著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買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謾祇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懷歎仄自歎無緣今幸戩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過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尚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卽遣冰人送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脩仙舟以俟茲修竹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女臨穎不勝待命

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却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棹上堆著一堆字紙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為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

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  
一拍棹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薛蟠  
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  
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  
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  
沽定難換薛蟠因伊攬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  
張三低頭抬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顛門皮破血出逾  
時殞命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  
看見已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忤作將骨破  
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

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開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鬪殺律註云相爭爲鬪相打爲毆必實無爭鬪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額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鬪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看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

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都喝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是托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裡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



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裡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  
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  
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  
沒有呢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  
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面分解